

# 普通矿工9年义务献血9万毫升

本报记者 杨学栋 通讯员 李庆伟 任传羽 文/图

## 核心提示

冯会军,郑煤集团超化矿运输铲车司机,今年36岁。自2001年开始义务献血至今,9年来共献血190多次,总血量近9万毫升,相当于人体血液总量的十多倍,成为我省也是我国献血总量最多的在职职工。先后荣获“2006年度感动中国百名矿工”、温暖2008河南十大爱心人士、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道德模范、河南省优秀青年志愿者、河南省无偿献血金奖、河南省“五四”奖章、感动中原60年·60事·60人先进人物、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郑州市新长征突击手、郑州市文明市民标兵等荣誉称号。近日,记者走近这位“献血冠军”,聆听他的故事,感悟他的大爱。

## 受省领导高度赞扬的矿工

2006年2月17日上午9时许,位于郑州市同乐路上的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寂静的献血大厅内忽然一阵喧哗。正在献血的冯会军抬头看去,见一群人的中间走来一位女干部模样的人。原来是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王菊梅来看望献血人员来了。血液中心办公室主任指着躺在床上的冯会军说,他是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公司超化煤矿的一名矿工,他从2001年3月献血开始,已经献了56800毫升血液,是全省献血最多的一个。听了血液中心办公室主任的介绍,王菊梅紧紧握住这位憨厚朴实的矿工的手说:“太谢谢你了!你们矿工不仅为社会奉献光和热,而且还把自己的热血无私地奉献给社会,你们‘矿’工太伟大了!”冯会军是1999年从部队复员到郑煤集团超化矿当上一名矿工的,从2001年3月他义务献血以来,已先后无偿献血190多次,累计近9万毫升,相当于人体血液总量的十多倍。2008年8月,他又与河南省眼库签订了身后捐献眼角膜的合作。

## 一件事和一个人改变了他人

1998年8月,南国海滨城市广东湛江市郊区,正遭受特大暴雨袭击。驻广州军区某部奉命前来抗洪抢险。一辆满载抗洪物资的汽车刚刚在大堤上停下,司机就从驾驶室内跳下来,与战士们一起从车上卸抗洪物资。忙乱中,突然,一根钢钎扎进了司机的腹部,顿时血流如注。一名军医闻讯赶来,对伤员进行了简单包扎,战士们立即把伤员送到当地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受伤的士兵就是冯会军。1995年从新密市应征入伍。经过三天三夜的紧急抢救,生命垂危的冯会军醒了。医生告诉他,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由于失血过多,血压急剧下降,需要立即输血,而这个时候血库的血液告急。消息传到军营,几十名战友奔跑着冲进医院纷纷挽起衣袖说:“抽我的,抽我的!”正是战友及时为他提供的血液,才为抢救他的生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冯会军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时起,冯会军就决定要用献血的方式回报社会!改变冯会军的,还有一个人。1999年1月,冯会军从部队退伍到海南打工。干了大半年,不但没挣到钱,反而把他带去的钱全花光了。三天没有吃饭,疲惫不堪的他不止一次地向路人求助,但都遭到行人的冷眼。就在绝望的时候,一个瘦高个子、文文静静的男人把他带到饭馆饱餐一顿,又塞给他200元钱,还托朋友给他找了工作。这位好心人叫郑修文,是海口市人民医院麻醉科的一位医生。



冯会军献血跑鞋,手臂乌青,仍痴心不改。

冯会军说:“在没遇到郑修文医生之前,我认为当今社会是人人向钱看,是郑医生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他在危难中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图的是什么呢?他图的是为他人、为社会奉献一片爱心。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这两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让冯会军下定决心献血回报社会。他说:“人活在世上,要知恩图报。”

## 9年风雨无阻坚持义务献血

2001年,冯会军来到超化矿综采队当上了一名采煤工。在工作中,他凭着在部队练就的敢于吃苦、敢于拼搏的精神,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献血回报、奉献社会的愿望在他心中越来越强烈。冯会军想,自己不是企业家,没有雄厚的资金,可自己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不也可以用献血的方式回报社会吗?主意是拿定了,但他不知道到哪个地方献血。于是,他拨打114询问。几经周折,他打听到了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电话。血液中心人员告诉他,3月15日,省红十字血液中心采血车要到新密市。3月15日,冯会军早早地来到新密市人民医院门口,采血车一到,他第一个走上前去。医生检查了他的身体和血型后,同意他献血。当针管插进他的皮肤后,他微笑了,先前的恐惧感一扫而光。他想,原来献血就这么简单呀!那次,他献了200毫升血液。当时,他还想,会不会影响吃饭啊,会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啊,所以,第一次献血与第二次献血相隔半年左右。后来,他发现根本没事,从那时起,他就与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建立了联系,开始了频繁献血,并一发不可收拾。

冯会军献血以来,有人把他当成了傻子,他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话:“如今人人都想着咋挣钱,他忙着献血。”为献血的事,妻子也没少给他吵架。但冯会军认为:如果大家都不献血,那需要输血的病人怎么办?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为社会做点贡献,岂不是白活一回?自己没有错,自己做的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别人说就让他们说去吧!和周围人比起来,冯会军家够寒酸的。没有时髦的家具,电视机还是妻子出嫁时的陪嫁。这

几年,为献血,冯会军光车费、误工费就搭进去了5000多元。到郑州献血时,他往往先骑摩托车到矿务局,再从矿务局搭车到郑州,为的是节省3块钱的路费。献完血后,常常是一碗烩面、一个烧饼就把自己打发了。

## 胳膊上扎满的针眼被疑吸毒

冯会军献血从来没有对外人说过。在他看来,献血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是一个同事发现之后,他献血的事情才被外界知道的。

2005年9月,超化矿运输队职工郑书亮发现,队里的电机车司机冯会军每个月都要歇几班请假,可又说不出正当的理由。郑书亮对冯会军产生了怀疑。后来,郑书亮在和冯会军一起洗澡时发现,冯会军的两个胳膊上扎满了针眼。这两件事一联想,郑书亮大吃一惊:冯会军是不是偷偷吸毒呀!但是,以他的收入和家庭状况也不可能呀。郑书亮问他胳膊上的针眼是怎么回事,冯会军又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这加重了郑书亮的怀疑。

一次,在冯会军的家中,郑书亮发现了印有“无偿献血奉献社会”字样的雨伞,接着,又发现了一大摞红色的献血证。郑书亮这才明白,冯会军每次请假原来是到郑州献血呀!

从此,冯会军义务献血的事迹被披露出来,并先后被20多家报纸杂志报道。冯会军也先后被授予“感动中国百名矿工”、河南省十大杰出青年、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献血金奖获得者、郑州市“文明市民”等光荣称号。

## 不但自己献血还发动别人献血

冯会军经常看电视、读报纸,他了解到,国内一些城市血液中心的血液供应频频告急,他想,社会上少量人的献血远远满足不了医院用血的需要,如果能争取更多的人来献血,那么,供血紧张的状况不就解决了吗?从此,冯会军又担当起了义务献血宣传员,他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们宣传献血的意义。

2004年7月,冯会军到新郑市办事,在一家烟酒酒店,他和店老板聊上了。冯会军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很快,他把聊天的话题转到了献血上。店老板疑惑地问:“献血对身体有害没有害?”冯会军解释说:“一点害处也没有,适度献血还可以促进人的血液循环,能有效排出体内的毒素。你看我,献血后下井照样能扛100多公斤的钢材走100多米连气都不喘一下!”店老板看着眼前这个一米七五的汉子脸膛黑红,肌肉饱满,显得憨厚而又结实,店老板信服地笑了。他向冯会军索得了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电话号码、联系方式,从此,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联系上了。现在,他和他的爱人已经献了1000多毫升的血液。

2008年3月份,冯会军的妻子被车撞成轻伤住进了新密市中医院。冯会军在院陪护妻子期间,积极向医生、护士宣传献血的意义。在他的一次又一次鼓励下,一位护士长期陪爱人第一次就献了400毫升血液。

在冯会军的宣传和感召下,许多人加入了献血的行列。2006年12月份,河南省血液中心采血车到超化矿采血,该矿的干部职工踊跃献血,短短两天时间,就有300多人把自己宝贵的血液输给了社会。

这就是冯会军,一名普普通通的矿工。他用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社会,用自己的宝贵的血液为他人、为社会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 大海觅“针”

## ——郑州交警四大队连破八起交通命案的启示

前段时间,在郑州市交警四大队辖区之内,相继发生了9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除两案被车撞的当事人重伤之外,其余7案的受害人被车辆撞后均当场死亡。因事故均发生在夜间,现场几乎没有任何线索,但据案民警毫不气馁,连克8案,余剩一案也很快确定了肇事疑凶。

## 上案快 触角伸向疑凶

春节前的农历腊八夜,一名女青年在郑州市东开发区第八大街上被车撞死,案发仅5分钟,四大队就组织了12组警力赶赴现场,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民警根据死者倒地的位置和现场刹车痕迹,判断肇事车的逃跑方向,遂沿第八大街东行出市,路上只要遇到交叉口,立即分派两个小组,左右各一路展开横向搜查,到了出市口位置已用去8组警力,余剩两组一组上高速,一组走省道,最后终于在郑州与开封交界路边一汽修店将肇事车人车俱获。肇事司机大惑不解地向民警,这么多的岔路口,你们咋就知道我会走郑开大道呢。

交警四大队副大队长赵清生,已有近三十年事故处理的经验,接到这起报案,他在对讲机里简单询问夜巡民警现场情况时,就已经知道没有线索可以马上利用,所以侦破思路立即在他大脑里生成,他火速通知大队所有值班备勤人员和事故夜巡小组,快速赶赴现场,然后兵分三路,以扇形迅速展开搜索,疑凶到底没有逃出民警撒出的大网。

## 梳理细 快速寻迹追究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不像凶杀案,有因果关系可寻,大都能找到物证人证。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案情均极简单,咚的一声响,事故发生了,人死了,车跑了,现场啥也没有,面对“无米之炊”,按案民警想怎么找也要找“米”下锅,所以,对现场细致入微的梳理尤为重要。

今年的1月9日凌晨,一男青年死在郑州南郊十八里河附近的国道旁,现场除了死者的一辆电动车外,其他没有任何线索,从死者右侧太阳穴处的伤口,与路边一凸出石块上的血迹对照,像是男子倒地后碰到了石头上,后经痕迹鉴定也完全吻合,但男子骑着车怎么会突然倒地呢,经对该男子的电动车进行检查,发现车后挡泥板有一处变形,且有摩擦的痕迹,痕迹旁有灰土和铁锈,如果是被车撞的,这一点碰撞也不至于致命啊,在现场,路边一烟酒店的老汉凑上来说:“快天明时就听见一声刹车响,接着又发动走了,声音可大。”听了这句话,前来出现场的事故中队民警振队长队长兴趣大增,他立即与老汉详细聊了起来,攀谈中得知,夜里这条路净是些拉下房土的大货车,因为市区白天禁止大货车通行,老汉说的响声重、油门大,肯定是大货车。当晚电话法长就带民警来到这条路

上,通过暗中观察,果然有不少大货车往返,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看卸车的地点,一路找市区装车地点,卸车是在郊区野外,装车地点却都在市区一房地产开发工地,在向门卫询问情况时,发现桌子上有一个装车登记本,总共有13辆大货车的拉运记录,可是从昨日起却变成了12辆。经与工地负责人联系,费尽周折总算见到了这个“缺勤”的司机和他驾驶的的大货车,民警问他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不干了,“整整车,歇几天,挣不完的钱。”司机不紧不慢地说,当问起那起事故时,司机堵的死的,说根本不知道。民警先将嫌疑车辆暂扣,并仔细进行了察看,发现车破旧的保险杠下部内侧有擦痕,民警又找到一辆同型号的电动车,模拟进行碰撞实验,结果让民警大喜过望,碰撞出的痕迹呈牙状,且间距和长度与死者的电动车后泥瓦留下的痕迹相似,后经有关部门鉴定完全吻合。随后在司机的供述中才知道,那天夜间在没与死者碰撞前他有些疲劳,待他发现前方电动车时,相距已不足二十米,他赶忙急刹车,车基本也算站住了,但前保险杠还是接触到了电动车,电动车向前一窜就倒路边了,司机下车看了看,也不知车主要是死是活,遂又驾车离开现场。四大队事故中队队长冯景超破此案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老汉那漫不经心的一句话,我们真的是老虎吃天,千急无从下口。”

## 沟通 化解牢骚怨气

这9起逃逸案在破获之前,有5起受害人的亲属均异常冲动,他们或断路或横尸街头,或到交警队堵门大闹,因为他们失去了亲人,悲痛难耐,强烈要求公安机关快速破案,心情可以理解,所以,也不便对他们采取过于强硬措施,四大队在破案实践中,用沟通的方式与受害人亲属保持联系,甚至某些环节还让其参与侦破,亲身感受民警奔波的艰辛,以此来化解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去年12·27命案中,受害人亲属先是堵路,向过往车辆强行收费,继而滞留前去了解情况的民警,后又围堵交警队,气氛煞是紧张。四大队班子成员及时来到受害人家中,邀请其亲属跟民警一道,对已掌握的线索进行摸排,一天400多公里的行程,吃地摊、走村串户、蹲点守候,受害人亲属亲眼看着民警为破案所付出的辛劳,对其他亲属他们自然就成了民警的说客。接下来的破案过程中,民警始终与他们保持联系,及时告诉案件的进展情况。

“付出就会有回报,尤其是在侦破肇事逃逸案件过程中,我们对这句话体会最深,有时我们也想走捷径,但案件侦破就会停滞,出现僵局,很可能还会成为死案,所以要想品尝成功的喜悦,那就只有实实在在地付出。”四大队大队长朱子民的话,不仅说明了他们不畏艰辛、连克8案是一种必然吗? 彭天增

# 新闻时评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陈培营 杨怀敏 电话 67655282 E-mail: zszw@znews.com

## “一毛钱处方”呼唤医德的回归

江苏常州一位市民到医院为孩子看拉肚子,医生只开了一毛钱的药,就治好了孩子的病。令家人十分感慨。(《扬子晚报》6月9日)

“一毛钱的药”本来就是稀有之事;当下这个“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一毛钱处方”让人“震惊”理应是人们自然的反应。毕竟“经济为首,利益先行”的理念早已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常态。而被喻为“白衣天使”的医生队伍,却“不幸”成为这场利益博弈的受益者。所以,将这等“一毛钱小事”搬上媒体,当在情理之中。

诚然,透过这样一个“一毛钱处方”来表达人们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忧虑不免有些“儿戏”,在某项统计数据中显示,“医生信任度”已经降到了与日本近几任首相的支持率一般。过多的“外部忧虑”并不能对“崩溃的内部”起到多少纠正作用。事实上,药品回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是医药代表和医生彼此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开贵的,少开对的,也在大家的意料之中。换言之,“对症下药”的良好医德早已被“看回扣开药”取代。“根据经验,我们带了500元。”新闻中张先生这句话就是对现行医药系统弊病的绝妙讽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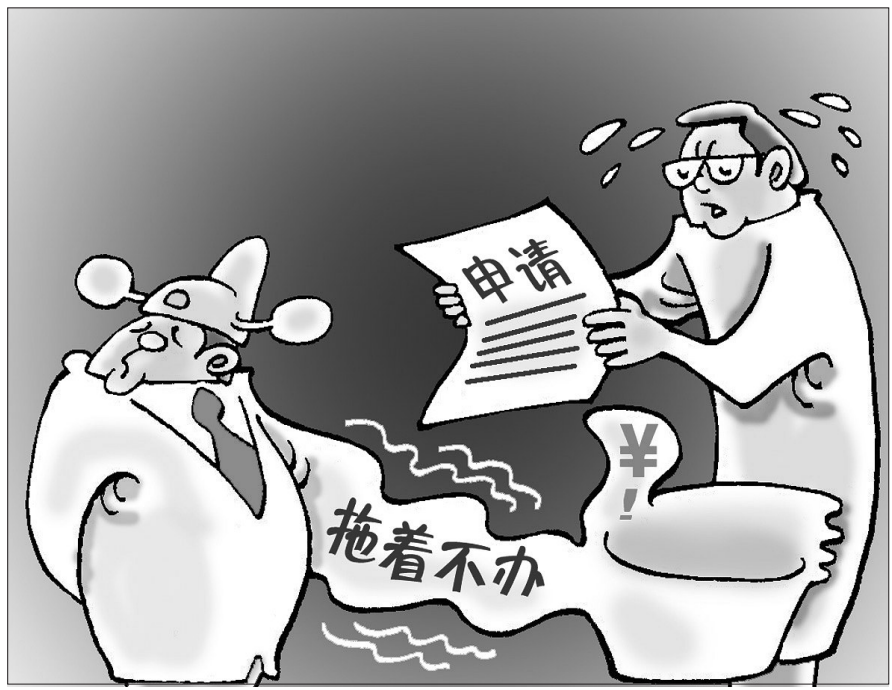
面对“乱象百出”的医疗系统,改革的呼声与骂声也一同高涨,然而事实上,医改问题依然与教育问题一样严峻。不可否认,当前医疗领域的许多医生都有着超强专业能力,可是个别医生却常常忘记杏林春暖、悬壶济世的本质,将病人视作“自动送上门”的唐僧肉,“开单提成”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回扣的现象屡禁不绝,不但给患者带来沉重医疗负担,也成为医疗卫生事业改革重大掣肘,流毒之深可知。

在指责医生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分析这类流毒的产生源泉,以便纠正。仔细想想,其实“回扣之事”来源无非出自以下方面:一是医疗系统管理不严,药企为了获取更多订单,往往会私下与各层级、各科系的医生达成“共识”,“回扣链”随即产生;再者,可能医疗系统本来就有此类“规章制度”,与官员“政绩决定升迁之事”大有雷同之处。到底,人们还是更愿意相信后者才是流毒产生之源。

除以上这些“回扣之事”,其实医疗卫生体制的不完善才是人们抱怨根源所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衡,是直接导致看病价格失衡的主要原因,当中很可能存在人为独占公共资源的因素;其次,就是公立医院的高度垄断地位,使得医疗系统失去良性的竞争机制,会让医疗卫生系统的“公益性定位”荡然无存。再者,就是药企的竞争机制也相当混乱。解决好以上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毛钱处方”理应当属稀有之事,但在这个医德稀缺的节骨眼,应当被做为一件好事。呼声永远都只是声音而已,只有在医疗体制、良性的竞争机制以及药企的管理上进行根本改革,方可在根本上解除人们对“看病难、看病贵”的忧虑以及对“一毛钱处方”的感慨。

张东宁



## “拖着不办想回报”

《信息时报》报道,广州市政协主席林元和痛批一些政府部门存在腐败现象时说,现在一些部门工作效率低,一个申请要七批八批,一两个月很正常,查起来也不当回事。这哪里存在两个原因,一个是体制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腐败问题,为什么一直拖着不办,就是在等你“回报”。

林元和主席痛批的“拖着不办想回报”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广州一地,而是各地的一些政府部门都可能发生的情景,我们对此并不陌生。某些有权“办”的人不是不着急,有意无意地拖着,显然是等在申请“办”的人能够悟出:时下不循“潜规则”,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你若死不开窍,不肯奉送“好处”孝敬办事大员,非要坚持按明规则办,就等着“办”吧,准拖

得你筋疲力尽、心灰意冷。这样的情形虽说不是天天遇到,但是只要遇上了,谁都会头疼不已。

不用说,某些官员表现出来的比等习惯“拖”功,绝不是其能力低下、办事效率不高的缘故,而是他们混迹于公仆队伍中却满脑子私欲膨胀,“一切听从钱指挥”的价值观、指导思想使然。正是这类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在折磨着普通百姓,折磨着整个社会,侵蚀着政府的威望和公信力。

林元和主席的愤慨声讨,道出了千百万公民对腐败习气的深恶痛绝之情。当然,希冀他的一席话能惊醒那些沉迷于权钱交易以图暴富发家的堕落公仆,或许只是一种奢望。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浪潮,其实仍然是一要靠制定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并坚决执行之,二靠强有力的而不是装装样子的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合此并无他途。 吴之如 文/画

## 户籍改革“扩前院”也要“保后院”

6月7日,广东出台《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及其随迁人员通过积分制入城镇,融入城镇。原则上农民工积分满60分便可申请入户,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随迁。

该意见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完成的“主体功能区人口管理政策研究”中关于户籍改革的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处。国研中心建议户籍改革应遵循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使原来的“高门槛、一次性”,过渡到“低门槛、渐进式”地获得权益。

根据《意见》,广东省的户籍门槛放得较低。在学历上,大专60分,本科及以上学历80分,亦即只要具备大专以上学历以上,原则上便可以入户。在职业资格或专业技术职称上,初级工10分,中级工30分,高级工50分,技师60分。一个具备技师资格的农民工,原则上也可以直接入户。

即使学历和职称都比较低,经过努力获得新户籍也并非遥不可及。比如只有初中学历的初级工,学历分5分,职称分10分,五项社会保障每年每项各1分,参加献血、义工、慈善捐款最高各10分。那么,作为初中学历的初级工,最快3年有望达到60分。

《意见》的亮点还在于,统一指标全省互认、流通和接续。落户县城或中心镇,还将按照不超过个人实际总分积分的50%给予积分奖励。

更大的亮点还在于,对持有《广东省居住证》,且积分达到入城镇条件的,但由于不愿交出土地等农村户籍利益而没有入城镇的农民工,实行农民工市民居民居住证制度,其子女“可享受户籍居民子女同等义务教育待遇;其子女可在居住地参加高考;按规定申请廉租房或公共租赁房”等九大优惠政策。充分体现了“权利可以放弃但不可剥夺”的现代政治原则。

尽管广东省已拿出户籍开放的低门槛高姿态,但有报道显示,广东本省优秀农民工“打死”都不肯入户。外省的,动员来动员去只有几个人动了心,并且都是出于对小孩读书的考虑。农民工们有自己的一笔账,有的说:“谁不喜欢城市呀,但舍不得老家的地,没有地,户口有什么用?”有的说:“做到高级工,不敢要城市户口”,否则,保不准什么时候失业了。

看来,户籍改革并不仅仅是降低门槛、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公民权利那么简单。除了扩展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权利前院”,至少还有两道槛:一是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工资水平,能否保他们在城市经得起风雨。二是他们在老家的土地、房屋等“权利后院”能否得到切实保障。

如果农民工工资12年只增长68元的“低工资优势”依然存在,就是在再低的户籍门槛,农民工也没条件在城市安居乐业。如果真正实行全国人大财经委关于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的“减税加薪”、“化税为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城市化和户籍改革之路必将天高地阔。

而如果能更彻底落实农民的土地和房屋权利,让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政府资本都能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盘活这两项权利,参与到土地、农业资本化和农业产业化及退耕还林、还牧等环境保护中来,不仅农村的土地利用价值将大大提高,进城农民工也将不再为要不要城市户籍问题而为难,他们也将获得祖辈传下来的“后院资本”,从而降低在城市的安居和创业门槛。

显然,这两道门槛都需要法律层面上的统一安排,单靠地方的户籍改革,收效有限。

京文